

王少堂

李 真 著
徐 德 明

江苏文艺出版社

王少堂

王少堂（一八八九——一九六八）

老祖宗有句道经，

叫「神出我心，情托己意」，

我把自己一生的酸甜苦辣往里一装，
书就有了我自己的味儿。



108256
43

李真
徐德明
著

王少堂 傳

江苏文艺出版社

王少堂传

作 者: 李 真 徐德明
责任编辑: 陈 飞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8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058-5/I·999

定 价: 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艺苑蒙童

一、一条小路	1
二、玉不琢，不成器	9
三、童心泯灭	14
四、初试锋芒	20
五、加入青帮	27
六、谈 道	34
七、过“铁门槛”	47

第二章 上下求索

一、场打擂	57
二、知 羞	65
三、义结金兰	71
四、闲情逸致	78
五、八字衙门	83
六、“起肥”、“堆肉”	89

第三章 漫漫人生路

一、相关总是情	95
二、初识三妹	105
三、苦涩姻缘	109

四、一场虚惊.....	113
五、教场再“用兵”.....	123
六、半截美人.....	132
七、喜怒哀乐.....	142
第四章 功争一簣	
一、品茗论书.....	148
二、智求命单.....	153
三、“问津”问津.....	160
四、老子“入书”.....	170
五、神聚一点，情连一线.....	180
六、说法现身.....	185
第五章 艺海波澜	
一、第一级浪.....	194
二、匹夫有责.....	202
三、“皮五”临门.....	208
四、旦夕祸福.....	216
五、过 电.....	223
六、秘密结婚.....	229
七、縲绁之灾.....	233
第六章 八年离乱	
一、樊川论艺.....	240
二、泰州论道.....	248
三、军营说书.....	254
四、东台训弟.....	263
五、孤岛惊魂.....	271
六、打铜巷三号.....	277

第七章 阴阳界

一、光复无光	284
二、舐犊情深	290
三、惠我安宁	296
四、近忧远虑	302
五、它山之玉	308
六、南北曲艺交流	314
七、道内谈道	320
八、“中央级”干部	327

第八章 春风杨柳开

一、献艺献心	332
二、忠诚坦白	339
三、大著作	341
四、叙旧	347
五、一诺千金	353
六、话说《宋江》	358
七、拼命追赶潮流	363
八、要再活二十年	367
九、在风暴中	370
十、冷风折残柳	375

后记	379
----	-----

第一章 艺苑蒙童

一、一条小路

“我五岁上学，每天都是母亲押到书房里去，不是怕念书，是怕先生，看见先生如同看见鬼。”

• 王少堂 •

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五日，王少堂出生在扬州新城安乐巷，乳名桂生，学名煦和。他父亲叫王玉堂，是个说书人。

王玉堂本不想让儿子学说书。俗话说，江湖越老越寒心，他不肯让儿子像自己一样，终身漂泊，平淡无奇，更难忘却他亡父的遗训：“王家拚死拚活也要栽培出一个念书人。”

玉堂的父亲叫王茂华，是江都县宜陵镇人，青年时期教蒙馆，后来在县城谋到在一家烟店管账的差事，才举家搬至扬州。王茂华生有四子，按族谱规定的“松”字辈名，依次给儿子们定名为林、涛、泉、寿。从给儿子的命名看，做父亲的多么希望他家的四棵松能如林之茂密、涛之汹涌、泉之涓涓、寿之延

绵。可惜，他的愿望落了空。长子松林、次子松涛自幼身怀暗疾，弱冠后相继夭折。留下的三子、四子，也因为受鸦片战争的波及，经济上再难支撑他们的学业。迫于生计，王茂华不得不让松泉、松寿去钱庄学徒，暂时抛却那诗礼传家的美梦。偏偏令他更失望的事情又接踵而至。松泉、松寿满师后，扬州的经济已落入低谷，再无回升的希望。财源枯竭，百业萧条，使金融业再也无力维持往昔的规模，小本经营的钱庄倒闭了，大钱庄也纷纷裁减人员，缩小经营范围。王松泉、王松寿无业可就，不得不摆钱摊来维持一家的生计。这种小钱摊，充塞扬州的大街小巷。经营者从钱庄兑来零钱，设摊于巷口街心，遇有过往客商、临街小店、肩挑小贩、居家住户，因为购物售货缺少零钱找付时，便可就近兑换，方便买卖双方。兄弟俩辛辛苦苦，每天仅能赚得一二百文，难以养活十口之家。生活太窘困了，他们不得不向收入较丰的行业去寻求出路，于是兄弟俩便先后改行做了说书先生。

王茂华没有反对两个儿子的选择，当然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也与当时扬州说书业自身的形象有关。二百多年来，扬州说书业也出了不少名人：有游说将相、参与国是、名噪全国的柳敬亭；有御赐宫灯琴套、显耀门庭的崔仲达；有借说书抒发己见、吞吐忠义正气的叶霜林；有不忘街市、传播善名的浦天玉；有揶揄权贵、攻讦奸伪的邹必显……这些扬州说书界前辈的光辉业绩，王茂华是深知的。不过，让王茂华赞同儿子改行说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金兆燕的一句话，他说：“贤者好读书，不好读书而好听书，耳治与目治一也。”金兆燕是吴敬梓的姨侄，乾隆时期的扬州府学教授，既然这位举人先生认定读书与说书都是贤者之举，写书和说书同是教之以礼、导之以矩的高台教化大业，王茂华也就觉得让儿子去说书不算丢人。

王松泉先改行，拜当时的《水浒》名家宋承章为师，取艺名金章。说是拜师习艺，其实只是入门而已。王氏兄弟自幼就酷爱听书，一部《水浒》早已熟记于胸，所以他拜师不久便单独行艺了。接着，王松寿也丢掉钱摊，拜在另一《水浒》名家张慧堂门下，取艺名玉堂。他们自改业后，收入成倍增加，家境有了改善。清末的扬州书肆依然十分兴旺。名家一天说一场，收入可达一千钱。王氏兄弟算不上名家，但一人一天的收入仍可达二百多钱，王家的经济便宽裕了些。无奈家底太薄，俩兄弟均过了弱冠之年，仍无力完婚。王金章不得不入赘泰州，去里下河区域另立门户。王玉堂直到二十八岁，才与比他小九岁的杨氏结为伉俪。婚后，夫妻难以长聚。终年的江湖生涯，使他对父母难尽孝道，对爱妻难抚温存，因此，他不愿让儿子同自己一样，去过那颠沛的漂泊生活。

命运却偏偏让他的儿子走上了这条小路。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节前，玉堂带着妻子和儿子去安丰镇说书。说书人一般都独来独往，很少拖家带眷，因为他们难以支付过重的盘缠。怎奈杨氏染病，桂生又长满一身的疥疮，在扬州无人照料，只有带着一起走。他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一节书，就因为以教说书骗儿子忘掉痒痛，七岁的孩童竟然认起真来，再不想进书房念“子曰”“诗云”了。等他八月中秋前夕返回扬州，令儿子回书房上学时，小桂生公然拒绝：“我不上学，要学说书。”

玉堂勃然大怒，呵斥道：“放屁！书还没有念好，学说什么书？”

儿子顶嘴：“你说话不算数。”

“我说什么的？”他已然忘记自己的诺言。

“你说过，只要我不哭，就教我学说书。”

玉堂听了既好笑又生气：“那时因为你生疥疮，闹得人六神

不安，教两句书让你分分神的，你倒当起真来了。”

儿子噘起小嘴巴倔犟地说：“我不上学，要学说书。”

玉堂气得怒目圆睁，拍桌大吼：“没出息的东西，再犟，我扒你的皮。”

杨氏赶忙拉着桂生搂在怀中：“不许跟爸爸回嘴，明儿妈妈送你上学。”

半个月后，一天，玉堂从茶社吃过早点回来，发现儿子哭得像泪人儿似的，依偎在妻子怀中，便厉声问：“哭什么？”

“我不上学了。”

玉堂强忍着怒气，问道：“为什么不上学？”

“我看见先生就像看见鬼。”

玉堂和杨氏几乎要笑出声，但都忍住了。杨氏生怕丈夫生气，忙斥责道：“不许瞎说。”

玉堂忍着火气，问道：“你看见过鬼呀？”

桂生边抽泣边答道：“他不讲理，只会打人。”

玉堂此时已无法忍耐，骂道：“会打人就是鬼啦？老子也会打人，我也是鬼！今日非跟你攒大刑不可，你这畜生，跑到你祖太爷神位面前去！”

“大刑”尚未执行，门外一声咳嗽，有人发问：“玉堂兄在家么？”

来的是塾师汪先生，玉堂只得暂停“行刑”，跑过去迎客。趁着这机会，杨氏把儿子拉进里屋。

桂生念书的学馆，就在皮市街上，每天上学，都由母亲搀着。今天去书房刚坐定，汪先生就出去大解。先生不在家，学生滑连叉。孩子们一个个挤眉弄眼，肆无忌惮地嘲笑严厉的老师。几个十一二岁的学生，派一个小同学到书房门口“放哨”，他们在书房里大声唱顺口溜：“赵钱孙李，先生不讲理。周武郑

王，先生没有床。冯陈褚卫，先生差棉被。姜沈韩杨，先生想师娘。”全课堂的学生一个个摇头晃脑傻笑，跟着哼唱。别看他们念书总是错，这些流言，只要一听立即能背诵。在全体蒙童中，只有桂生一人未参与这种嬉戏。他一本正经地坐在自己书桌前，背诵着：“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清轻，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他并不跟着学坏，但调皮的同学不肯放过他，有个孩子知道他会说几句书，挑逗他说：“王煦和，你说段书给我们听听。”

桂生摇摇头，胆怯地说：“老师知道要打的。”

“不要紧，我们有眼线瞟住他哩。”

“我不说。”

一个大孩子恫吓他说：“你不说，我们告你，就说你在背后说先生想师娘。”

桂生又怕又急，哭着分辩说：“是你说的。”

那大孩反咬一口：“是你说的，你说的。”又转向其他孩子：“是他说的。”

学童中有人附和。站在门口放风的那个小孩也参与争吵，忘却了自己的使命，以至汪先生在门外就听到书房里鸭子淘食般的喧哗声。他勃然大怒，冲到门边，大声吼道：“说什么？”这一声如令行禁止，刚才还吵得让人头昏脑胀的课堂，立即平静无声。只有桂生急得满脸通红，泪水直淌。他的目标太显眼了，汪先生进门后便朝他走去，厉声问：“说什么？”

桂生胆怯地指着说流言的孩子说：“是他说的，他赖我。”

汪先生追问：“说什么？”

桂生期期艾艾地说：“他说‘姜沈韩杨，先生想师娘。’”

汪先生气得怒发冲冠，从书案上取过戒尺，冲着那个顽童大吼：“反了，反了，过来！”

顽童反诬一口，指着战战兢兢的桂生道：“是王熙和说的，不信问他们。”

有几个顽童齐声附和：“是的。”

汪先生因受到羞辱，把满腔怒火喷向年幼的无辜者，不容桂生申辩，冲过去扭着桂生的右耳，把他拉到孔老夫子神位前，喝道：“跪下，把手伸出来。”

桂生大哭着说：“他们赖我，我没有说。”

汪先生根本听不进桂生的申辩，恶狠狠将戒尺举到齐眉处，朝那细嫩手掌打去。由于“用刑”过重，加上桂生疥疮初愈，体质虚弱，又饱受委屈，竟无法支撑，昏倒在地。到这时，汪先生才发觉自己出手过重，慌忙将桂生抱起，用指甲掐捏桂生的人中穴。由于及时抢救，躺在他怀中的桂生急促地抽泣两声，吁出一口长气，毫无气力地盯着他的老师，低声说：“他们齐心赖我。”

汪先生敏感到自己可能遭到学生戏弄，气得脸色铁青，像头激怒了的狮子，放下桂生，跑到一个幼童面前，厉声问：“说实话，哪个说的？要敢说谎，我打断你的腿。”

那幼童经不起恫吓，胆怯地指着那个顽童，“他说的。”

汪先生又气又恨又悔，口吐白沫，提着戒尺，对着那顽童咬牙切齿叫道：“你侮辱师长，反诬同学，犯孔门之大禁，今儿非跟你用‘大刑’。”

那顽童知道无法抵赖，便拉出更多的同伙，“他们也说的。”

“哪几个？”

“他，他，还有他。”

汪先生用戒尺点数：“你、你、你都跪到圣人神位前头去。”又对那个顽童说：“你把长凳搬到中间来。”

那顽童知道难逃一打，痴痴呆呆地将一条长凳搬到跪着的

三个孩子后面。

“把裤子褪下来，趴上去。”

那顽童迟疑着。

“褪下来！”

等他褪下半截裤子，趴到长凳上后，汪先生使尽气力将戒尺举过头顶猛抽下去。他每打一记，那顽童就像杀猪般地嚎叫一声：“没得命嘞！下次不敢了。”

就在汪先生责打“主犯”时，桂生悄悄离开座位，慢慢移向大门，边哭边跑溜回家。

汪先生把经过情形向玉堂作了介绍，自责地说：“我太鲁莽了，愧为人师，也对不起玉堂兄啊！”说这话时，老夫子已抽咽成泣了。看来，他内心的疼痛并不比桂生的手心轻。

玉堂是个豁达宽厚的人，当然不会责怪汪先生。他送走塾师后，不再提“攒大刑”的事了。他知道儿子受了委屈，自己却与那汪先生一样有点不分青红皂白，这种愧疚感，竟使他对桂生的要求产生了同情。他考虑满足儿子的愿望，边读书，边学书。

杨氏却持反对态度。

晚上，桂生和弟弟煦庄进入梦乡后，他们的父母在枕上商讨着决定桂生命运的大计。杨氏以央求的口吻对丈夫说：“不要让他学书吧！”

玉堂温和地问妻子：“学什么呢？”

“随便学什么生意都行。”

玉堂苦笑笑说：“学生意谈何容易。我与三哥学的钱庄，上等的生意，到末了摆小钱摊，养不活一家十口人。改吃开口饭，全家才有了温饱。我要是不说书，恐怕至今还是个光棍，哪有

你，哪有两个儿子，哪有这个家？”

“我怕他吃不了这个苦。”

玉堂问：“你说说书苦？”

杨氏反讥道：“是快活哩，一年三大节，人家再远也要赶回家团圆，说书的全往外奔。不要说兄弟姐妹终年难见一面，老婆伢子也难见到你们。名义上有个家，就像没家。”

玉堂苦笑笑，无法辩解，只重复着杨氏的话：“名义上有个家，就像没家。”这话的确道破了说书人的苦衷。他觉得无论从一家之长，还是从做丈夫的名份说，都对不起妻子。可是扬州就这么大，二十家书场，容得了三百多说书先生么？何况自己又是半路出家，哪能与大名头相比，他们三年不出扬州也有人聘请啊！他无可奈何地对妻子说：“唉！没有分离之苦，哪来的米填肚子？总不能顾了团圆挨饿受冻吧！”

杨氏解释道：“我不是说自己苦，我舍不得你整年在外头漂泊，没人照应你。”

玉堂深知妻子对自己的感情，但又不愿让妻子为自己闯码头过份担忧，便调侃道：“苦嘛，怎能说没有哩，不过我们苦中也有乐。别人心里不畅快，只能吞下肚，我们敢在台上泄气。”

杨氏笑道：“骂来骂去，还不是骂的西门庆、潘金莲、蒋门神、张都监。”

一谈到书中人物，玉堂便发表起宏论来：“夫人差矣！人名儿是古的，做这些坏事的人，你天天可见。说书讲究劝善黜恶，褒忠贬奸。读书人做文章，他们叫笔伐；说书人说情理，我们叫口诛。当日先师就对我说过，‘松寿啊！传给你的几部书，你可晓得重头戏在什么地方呀？在武大郎、卢俊义、杨雄家里头啊！我们不过是借八百年前的梁山故事，骂世风之不古，道人心之叵测罢了。醒世醒世，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是常说，一听

到武二回家，就有意思了。为什么？这时候我可以借古人说今天的世理，可以痛痛快快骂这个混帐的世道，骂那些贪官污吏、衣冠禽兽，一泄胸中的怨气。除了说书的，你说，哪个敢坐得那么高，光天化日之下骂世？”

他万万没料到，就这一番话，竟使妻子改变了主意，不再反对他教儿子说书，只是提出一个要求：“你要依我一件事，不许像汪先生那样打他。”

玉堂安慰妻子道：“放心吧，娘子，他是我身上的肉，我舍得用刀割吗？”

二、玉不琢，不成器

“有一天做台功，父亲来了朋友，要听我说书，我不敢说。父亲骂我，还要打我，还说‘将来上了书台，人更多，不说行吗？’后来又要我把小桌子搬到门堂里，对着门外说，愈练这个脸就练老了。”

王少堂：《我的学艺经过和表演经验》

在皮市街西侧直到万寿街，有条一人窄巷，长不过五十步。出了巷西口，有块一亩大的空地，它的南头，有口大井，扬州人把这地方叫板井。斜对着水井，有扇坐北朝南的大门，门内是前院，院后有两进瓦房，这里是王玉堂新租赁的居所。安乐巷那个居处，没有给王家带来任何安乐。二十多年来，王家在那所住宅里，除了贫困，便是灾劫，前后有四个人过世，这太

不吉利了。板井的新居，比较宽敞，出门就是水井，生活上很方便。

王家的大门总是关闭着。这有许多原因，玉堂生性怡静，寡交游，平时在家，一心悟书情书理，怕有干扰；王少堂的母亲杨氏一向体质虚弱，不能过于劳神，更不想掺和进街坊邻居的种种纠纷里去。扬州城里女奶奶们喜爱串门子谈论张家长、李家短的坏毛病，使她望而生畏。近来王少堂已经完全停下学业，专门学书，这是玉堂的决定。杨氏腹中又蠕动着一个小生命，日益加重的生活担子，使玉堂想给快马再加一鞭，让它早奔前程，以减轻自身的负荷。此刻，他正与妻子坐在前进的客堂里听儿子还书。

有人敲门，边敲边喊：“四哥在家吗？”

玉堂放下手中的水烟壶对儿子说：“停，桂生，小爷来了，去开门。”

桂生打开大门，很有礼貌地向来客叫了声“小爷”。随即插上门栓，回到自己的小书桌前。玉堂和杨氏都站起身，迎接客人。这位年轻的客人是王家常客，进屋自己找座，将手中提着的一只小篾篓放到杨氏坐的桌边，笑着说：“四嫂，带了点蟹黄包子让桂生尝鲜。”

杨氏不好意思地说：“每次来你都要破费。”

来客笑着说：“小意思，是请大师兄时吃剩下来的。”

玉堂给客人沏了杯茶，又将客用的水烟壶递过去，笑着问：“接的哪家场子？”

“瓦砾山。有大师兄在扬州，我能混进教场，就算是幸之甚哉，哈哈。”

这位年轻的来客，叫吴国良，是说《三国》的一位后起之秀，清末民初大说书家康国华的师弟。吴国良这次到扬州，正

是康国华忙着砌房造屋之时。俗话说，“与人不睦，劝人砌屋。”那是件十分烦心的事情，康国华一旦把精力投入这项工程，自然没空登台，所以吴国良才有机会进教场。可以这样说，只要康国华坐场，他这个小师弟决不到瓦砾山马家书场献艺：他们有个君子协定，师兄在扬州，师弟让路。

吴国良比王玉堂小几岁，因为王家在泰州有至亲，加上玉堂的三哥王金章又安家泰州，在下河一带谋生，彼此接触较多，也同城同镇献过艺，谈过道。玉堂为人谦逊和蔼，同道中都很信任他。本城和下河艺人来扬州，除了拜谒本门师长外，只要知道玉堂在扬州，必定要来拜会。玉堂在王家排行第四，吴国良才喊他四哥。他与玉堂寒暄了一阵以后，突然发现桂生坐的小桌上，放着醒木、手绢、摺扇，惊诧地问玉堂：“四哥，你教桂生说书？”

玉堂带笑说：“这是不要本钱的生意。”

吴国良叹了口气，说：“我懂，我懂。不过，这碗饭也未必就好吃啊！什么事都应着一句古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杨氏从旁嘀咕道：“伢子苦死了，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喊，响鼓要拿重锤敲，快马屁股上加一鞭。我看来要把桂生累坏了他才开心哩。”

玉堂向妻子瞪了一眼：“妇人之见。玉不琢，不成器！懂呀？”

吴国良调解地对玉堂说：“四嫂肯让桂生学书，已经不容易了，这么大的伢子，玩还玩不过来呢！俗说七岁八岁狗都嫌，做父母的被他们闹得烦死了。桂生才过七岁，整天关在家里学书，别人家伢子能做到呀？慢慢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嘛！”接着又转劝杨氏：“嫂子，四哥心里急啊！你不要看都是说书的，其实差别大着哩。别人不说，就谈我那位大师兄，凭心而论，他待几个师弟像家里的长兄。不过，他朝扬州一坐，